

散 文

我是故乡一抔长

王姜华

九岁那年我得到一本算命书——《诸葛亮称命法》，决定在姥爷面前展示一下。通过询问生辰八字，我为姥爷查到了“流落他乡度晚年”的说法。姥爷反问我是什么命，我得意地说：“待到年方三十六，脱掉蓝衫换紫袍！”姥爷哈哈大笑，戳着我的头说：“你这只有一抔长，还挺有能耐呢。”

那时的我，在大人眼中只有一抔长。在我的眼里，家乡的路很宽，集市很大，要走的亲戚家很远，路旁小河的水很深，树很高。因为只有一抔长，我可以看到很多微小的东西，绿蚂蚱的牙齿，红蜻蜓的翅膀，黑蝴蝶的卷须，麦芒上的倒刺，花生开出的花会钻地……也因为只有一抔长，总也走不出村庄，也踱不过村南的那条小河。

在一年又一年的时光中，一抔长的我，也有自己的世界，惊扰母鸡下蛋，爬树掏鸟，放狗撵羊取乐，吓唬兔子吃草。至于上学，我是不爱的，如何跟伙伴们一起玩耍才是最在意的。弹弓的皮筋做多长，哪个沟里的泥巴适合搓泥球，哪天村里放电影……

那时的我，是在姥姥背上长大的，是姥姥的贴心小棉袄。有一次姥姥去很远的大舅家住了好久，我想念姥姥，天天盼着她回来。一天放学，母亲告诉我姥姥回来了，我飞奔到姥姥院子，抱住姥姥的胳膊放声大哭。从此姥姥逢人就夸，这孩子没白疼。甚至有些秘密，姥姥不对大人说，只和我说。姥姥从大舅家回来很多天后，让我算算日子，我扳着手指数了数说十三天了。姥姥叹口气：“你二舅真不懂事，我回来这么多了，也没来看看我。”然后又嘱咐我，这话可千万别跟大人说啊。

小时候我害怕星星，不怕单颗的星星，怕满天的星星。那时候的夜晚，星星真密呀。是姥姥治好了我的害怕，姥姥说，你看星星多好看呀，从长辈到现在，也没见星星掉下来砸过谁。领我到院子里，指给我看哪个是牛郎星，哪个是织女星，除了北斗七星，还有一把小勺子星，是牛郎用来舀天河水的。知道了星星的名称，我从此便不害怕了。

四十年过去了，如今家乡的夜空已经看不到那么多星星了。那些亲人们，也正在村庄里远去。姥爷在我给他算命几年后突然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我为姥爷算命的话一语成讖。姥姥30年前突发脑出血去世，今年二舅也在病痛中走了。

二舅病危期间，我的心一直悬着，很怕接到电话，母亲的电话还是在一个下午打来了，告诉我二舅去世的消息。按照家乡的习俗，外甥要给舅舅请丧。400公里的路程，我驱车四个小时到家，接下来就是烦琐的仪式，我跟着管事的人学怎样作揖、跪拜、叩首、燃香、送酒、退后，脑海里却浮现出小时候“杀羊羔”的游戏，那是对孩子们最早的人情世故教育。那时学的是生之道，此刻学的却是死之礼。等火化后二舅的骨灰取出来，表弟抱着盒子上车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那个盒子的大小是一抔高、两抔长。

二舅的墓坑在姥姥坟墓右边，据管事的人说，后代子孙的位置都是有讲究的，每个人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当二舅的棺木被一锹黄土填埋时，我转头看向姥姥的墓碑，姥姥曾经对我说的小秘密在心尖上跳出来：“我回来这么多了，他也不来看看我！”如今，二舅是第一个来这里陪姥姥的人。一直没流泪的我，这一刻再也忍不住了。

姥姥的墓碑很高，正面刻着姥姥和姥爷的名字。看着石碑上姥爷的名字，想起姥爷说的话，果然，每个人都是一抔长。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诗 歌

巡检工

龙泰良

同样的路走了一天又一天
同样的塔爬了一年又一年
你是钢铁丛林中的行者
在林立塔罐与迤邐管线中
一步一求索

你把一条条钢管炼化成血管
你将一股股油流融入血流
你在机泵轰鸣中入定
你就是眼前的钢铁丛林
眼前的钢铁丛林就是你

你在日复一日的行走中把心锻炼
强到可以装下整套装置
你在年度一年的巡查中把心炼小
小到容不下一丝异常，容不下一声异响

寒暑轮回，岁月更替
变化的是你日渐佝偻的背影
不变的是你烙印在钢铁丛林中
坚实的脚印，和多年后
流传在塔林中关于你的传说
（作者来自茂名石化）

遇见·石化之美

风从北部湾吹来

朝阳
随
笔



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码头的夜间时刻。 刘海龙摄

田元武

洋浦在海南岛西北部，濒临北部湾，风会从西边的大海里吹来，太阳也会在那片海里落下。这里的海风，吹起来有一种不带黏腻的清爽感。

刚进入4月，洋浦的阳光便热烈起来。在路上走了不到一刻钟，我已是一身汗流浹背。很快，我听见了海水拍打礁石的声音，不远处，海南炼化从消散的晨雾中逐渐清晰起来。

来到洋浦，一定要去看一看海南炼化。它是洋浦的标志性企业，先前800万吨/年炼油能力，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去年2月21日，100万吨/年乙烯项目投料开车成功，海南炼化又为洋浦的经济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开启了新航程。

这里的一草一木见证过，这里的海风海浪也见证过。在这片曾经红土飞扬的土地上，留下过一批批石化建设者的身影，也唱响过一首首石化人的青春之歌。

我沿着海岸线，走近海南炼化。渐渐地，我听到了那久违的声音，确信那一定是压缩机组弹奏出来的石化乐章；渐渐地，我看到了那雄伟的身影，我认定那就是一台台拔地而起的裂解炉；渐渐地，我的眼睛又模糊了，19年前的那些记忆，在此刻也逐渐清晰起来：正在安装的设备，飞舞的璀璨焊花，吊车的阵阵轰

鸣，还有从北部湾吹来的海风。

那是2005年春天，我背上行囊从山东淄博乘坐南下的火车，前往2600多公里外的洋浦。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去那么远的地方，参加海南炼化800万吨/年炼油项目建设。

刚到洋浦没几天，我就被这里的气候所折服，太阳垂直在头顶上，照的人全身火辣辣地疼。路边的红土地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仙人掌。海风卷起的红土，迎面扑来，黏在了每个人即将开裂的嘴唇上。

白天近40摄氏度的高温，极大影响着焊接速度。后背是阳光暴晒，胸前是弧光炙烤，每熔化一根焊条，汗水都会顺着头发流进眼睛里，蜇得生疼。每焊完两根焊条，我都要喝一次水，但这也阻挡不住热浪的侵袭。工装被汗水浸湿，不到十分钟又被晒干，就这样在干与湿之间循环着。

“还有3个钢结构框架，今天一定要组装焊接完成。明天一早吊装，今晚大家都要加班，把因高温耽误的工期抢回来。”班长肖滋亨从供应仓库里拉着满满两车钢结构材料，气喘吁吁地赶到施工现场。

一看到堆积如山的钢结构材料，我的心凉了半截。“没办法，工期太紧了。晚上凉快，趁着太阳没落山，铆工赶紧组装，焊工晚上焊接，干完活儿咱们去吃清补凉！”班长的话顿时让我重燃斗志。

傍晚，风从西边的北部湾吹来，我和班里的焊工师傅，抓紧那短暂的清凉时刻，迅速进行焊接施工作业。刚被弧光烘烤得快要燥热时，海风轻轻地吹来。

夕阳落在海里，海风和焊花就成为洋浦夜晚的主角。我站在脚手架上，用手中的焊枪完成着每一个施工节点。累的时候，我会摘下面罩，遥望着西边的大海，看着月光铺在海面上。我戴上面罩，焊枪继续在手里绽放出璀璨的焊花。我想，那飞扬的焊花一定是海风最好的舞伴。

午夜时分，最后一道焊缝焊接完毕。一个小时过后，焊接探伤检测报告出来，显示焊接质量合格率达到100%，我们班高质量完成了海南炼化催化裂化装置所有管道安装焊接施工作业。

凌晨，我们迎着北部湾的海风走下了催化裂化装置。

在返回宿舍的路上，班长肖滋亨拍了拍我的肩膀，指着不远处的一大片空地：“小田，我敢打赌，那边一定是将来建设大乙烯的地方。”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海风徐来，美好都将不期而至。”我用一句诗化的语言回答了老班长。

18年后，又一批石化建设者在这里让大乙烯项目从施工蓝图变成了现实画卷，唯独不变的是从北部湾吹来的阵阵海风，依旧温柔，依旧清爽。

（作者来自十建公司）



朝阳
随
笔

城市的文学之光

李 晓

潮流而上，用文字去梳理历史文脉、写下一部厚重传记，这是生活在一座城市之中的人，对其最真切的爱白和感恩。一座城市，也因为文学富有温度地书写和表达而变得更加清晰，在历史的天幕中经久闪耀。

这些年，一些作家相继为城市立传，比如叶北言的《南京传》、邱华栋的《北京传》、蒋蓝的《成都传》、叶曙明的《广州传》和《中山传》……

蒋蓝为成都写了9部书，近百万字的《成都传》更是承载了他的心血凝结。蒋蓝这样表达他写《成都传》的初衷：“城市传应该像人物传记一样，赋予它七情六欲，凸现城市的性格。”

有时我们会想起一座城市，而那些古今文人、作家的优秀作品，则是推动我们立即走进城市、捕捉城市光芒的直接动力源。在浩如烟海的古代诗词里，星斗般的文字让我们穿越历史长廊，直触城市过去的古老面庞，感受其曾经的繁华与沧桑。

在当代作家中，老舍先生的很多小说与话剧作品都对北京有着细致生动的描写，他的文字让“京味儿”有了另一个侧面，使北京这座城市多了一种可爱的表情。还有上海的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天津的冯骥才、蒋子龙，西安的贾平凹，南京的毕飞宇，哈尔滨的迟子建……很多城市都有

代表性作家，他们用文学赋予一座城市丰满鲜活的灵魂。

作家与城市之间是相互馈赠的。一座城给予一个作家生活的空间，而作家回报这座城的，则是用文学表达使其长存在文明里、横卧在历史中。

有一年春天我去杭州，在大街小巷里感受江南春意。当时我就觉得，在这座温柔婉约的城市里，至今还飘荡着一个个古代文人衣袂飘飘的身影。在杭州，有条马路叫东坡路、有条林荫大堤叫苏堤、有道美食叫东坡肉……苏东坡与杭州，已如骨肉一样紧紧相连，仅是诗词，他就为杭州倾诉了三百多篇。在泰山春水含笑杭州，夜里我梦见了苏东坡模糊但潇洒的身姿，他在窗外吟诵：“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他献给西湖的情诗。当然，让杭州人感念不已的不仅仅是苏东坡的诗词，还有他为此城市留下的治理功绩，比如苏堤上的“六桥烟柳”，至今还宛如绸带轻轻束住了西子湖的腰身。

苏州也是我心心念念的一座城市，那里有我敬重的一位作家——陆文夫先生，他用文学刻画了一个古今交融、清丽恬静、亲切有趣的苏州。那年我去苏州参加一家杂志的笔会，曾见过先生。先生瘦骨嶙峋的脸上，一双眼睛清亮如山泉，又幽深似古潭。看我们来了，先生微微欠身，朝我们每

个人望了一眼，双目炯炯，大方而严肃。难怪苏州的一位作家说，陆文夫先生有不怒自威的气场，他的做人、作文，在清淡如茶或沉郁似酒的表面下，都有雄强方正的内核。这话确实形象。

那天我们坐在先生周围，确能感受到他身上老苏州城殷庄重古雅的气场。如今，陆文夫先生已离开尘世19年了，但他的灵魂和文字还寄居在苏州人柔软的心田中。在《老苏州》中，陆文夫这样写道：“苏州，这古老的城市，现在是熟睡了。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这也成为老先生的人生意象——他熟睡时，成为运河河床中的一朵睡莲；他醒来时，是苏州老城一棵站立的树，树叶在风中沙沙轻响。

再眺望一下世界上那些“文学之都”：雨果笔下圣母院的钟声还在法国巴黎悠远回荡，英国伦敦的剧院里还在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巨著《浮士德》留下了德国法兰克福那一群知识分子浮雕般的形象，俄罗斯莫斯科的博物馆里还藏有托尔斯泰的手稿……伟大文豪的靈魂书写，让这些城市的独特风采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文学让一座血肉丰满的城市灵性飞扬，并汇聚其闪耀的文化和精神光芒。而捕捉到这些光芒并悉心保存的人，会带着城市的灵魂和底蕴，越走越远。

（作者来自中燃公司）

远古的梦

卢亚兰

一条高低起伏的羊肠小道将一望无垠的戈壁划成了两半，天上的云一朵跟着一朵，追着原野的风，白色的发电风车在云层下悠悠地旋转，风车脚下有一簇一簇的骆驼草和淡粉色的红柳星星点点蔓延向远方。这是去往宁夏能化宋新庄煤矿的小道。

我坐在车上看着窗外的戈壁和天上的云，耳机里传来马头琴的低吟，曲子叫《远古的梦》。一直以为马头琴只属于草原，可那天我分明觉得它和戈壁也很相称，丰盈的雨水让戈壁有苍绿如玉的骆驼草，也有绚烂如晚霞的红柳花。

莫名想起《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和田晓霞。那年，晓霞去大亚湾煤矿看望她的少年，或许也经过了这样的一片戈壁，也看到了这样美丽的云和花，穿越明媚的阳光，走向黑暗的矿井，去寻找她的少年。可是，只此一眼，往后余生却成了远古的梦，从此大亚湾就成了停梦的地方。我想，当少平一次次在幽暗潮湿的矿井中穿梭时，肯定会有一束月光藏在他头顶的矿灯里，驱散他眼前无尽的黑暗。

路遥的故事在我心头百转千回，遥远的路也渐渐到了终点。在宋新庄煤矿，同事带我去看了那个通往黑暗地底的井口，那是一个悠长的斜井隧道。看着同事们敏捷地跨上猴车滑向深处，我不禁想象着矿井中的各种工作，也想起少平的那句话：“这里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敢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不是弱者的职业，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

虽然如今的技术发展和现代化设备已让煤矿的条件飞跃改善，智能化煤矿的工作环境也不再是小说中描述的那般艰苦，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去征服矿井中的黑暗和潮湿。

在我眼前的，依然是一个英雄的“战场”，这些吃钢咬铁的汉子在一次次与幽暗的勇敢搏击，撑起了宁夏能化的能源供应，他们把那些深埋在地下千年万年的煤，一车一车运送到阳光下，从宁夏能化的大后方运到了“战斗前线”。

我总觉得，煤矿工人在做一件勇敢的事情、一件伟大的事情，也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或许矿井中的每一块煤炭都是渴望回到阳光下的，因为在无数年前，它们也曾经是一株草、一朵花、一棵树，和阳光雨露分别了太久，或许还记得远古的梦里近旁的另外一株草、另外一棵树，亿万年来一直期盼着和它们相见。虽然它们与这一切短暂的重逢是带着更加艰巨而伟大的使命，但我知道，这个重逢的渴望一定是它坚硬的壳之下唯一柔软的心灵、梦幻的心灵，好似一个远古的梦。

这样想来，煤是极为浪漫的，跨越了亿万年的等待，在短暂重逢之后，却选择归于烈火，让所有的记忆归零，遇见光，最终成为光，温暖世界。它也像是一颗从冬天睡到春天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沉睡的时间的确有点长，它的外壳也太过于坚硬，必须要浸透了煤矿工人的汗水才能冲破生命的禁锢。煤的种子只有走入烈火，才能开花结果。

在遐想之间，我身边走过一个又一个煤矿工人，他们面容朴实，步伐坚定，在他们身上似乎看到了孙少平的影子。在远离都市灯火的地方，在白色风车环绕的宋新庄煤矿，一群人共同守着一个矿井。他们最多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外面的人来到这里总会觉得煤矿生活孤独又辛苦，可是在一个个煤矿工人身上，苦似乎不再是苦，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孤独也不再是孤独，而是习惯了的守护，就像农民守护着自己的土地、牧人守护着自己的草原。

煤矿工人是在平凡的世界里“种煤”的人。他们手中的种子，外表漆黑，心里却藏满了光。它们沉睡了亿万年，像一个远古的梦。

（作者来自宁夏能化）